

戰時小時叢書

四



誰先干涉日本侵略

陳清晨著

戰時出版社刊

戰時小叢書之四

誰先干涉日本之優略

陳清農著

1938

目次

一	中日戰爭的特性.....	一
二	誰先接受日本的挑戰.....	一九
三	英國的遠東地位.....	三六
四	美國與中日戰爭.....	五三
五	蘇聯會援助中國嗎.....	七一
六	一切要靠我們自己.....	九〇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並怎樣干涉

一 中日戰爭的特性

蘆溝橋事變所揭開的中日戰爭，不僅是太平洋的國際問題，而且是現時世界的最重大的問題。一年餘來，為世界糾紛中心的西班牙內戰，現在已被中日戰爭所遮掩了，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遠東。中日問題之解決要依賴國際局勢的變化，並且怎樣解決也要影響到中日兩國及世界的命運。由此可知，要想了解中日問題的特性及其可能前途，必須從分析遠東國際

史及世界現勢入手。

從近百年遠東局勢的演變看來，中日衝突實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結果，而各國遲早要干涉日本之侵略中國，亦有其必然的趨勢。雖然什麼時候並用怎樣方式來干涉不能預定，但我們可以說，干涉是一定的。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

歐戰前列強在華之角逐

目前中日的戰爭，爲十九世紀工業的進步，及歐洲列強向東方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之生長，使西歐各大國不得不來開拓東方，於是，首先是英國，接着是德法等國，都來遠東尋找市場。起初，牠們東來的目的是推銷商品，好叫牠們國內的工廠裏出產過多的貨物，能產生越高越好的利

潤。但後來，則漸轉而趨向於財政侵略，企圖在落後國家內用放款、租地、設立銀行、建築鐵路、統制關稅的方法，使這個國家成爲牠們的半殖民地，實際上受牠們的支配。在前一時期裏，牠們都爭奪領土，但在這後一時期裏，牠們已無須再斤斤於領土的爭奪了。中國之成爲歐美各帝國主義的角逐場，正是在這個財政侵略的時期。因爲英國首先衝破中國的閉關，並且投下的資本最多，經營亦較久，所以英國成了在華勢力最強的帝國主義。這時候，各帝國主義角逐的對象是中國和日本等東方落後國家，而角逐者則只是牠們自己。

但資本主義這東西是帶有強烈的傳染性的。牠用以征服落後國家的，是牠的機器，工業技術，銳利武器，與充足資本，而這些特點都是可學而

能的，可照其規律去活動而得到的，換言之，即不是神祕的，也是祕密不起來的。因此，凡資本主義所達到的地方，這些特點也就傳播在那裏，逐漸使當地的後起者成爲傳播者的敵人。現在日本已成爲英國的市場勁敵了，在整個東方，甚而在英帝國的各殖民地，英國的棉織商品的市場都已遭到日本貨物之侵入了，但實際上日本的棉紡織工業的機器是從英國購得的。這就是說，英國用牠的機器與技術武裝了日本，使日本成了牠的敵人。英帝國主義並不是不知道這種必然的趨勢，但除了用武力強制壓迫以外，這趨勢是無法制止的。

日本之走上資本主義，開始於一八六七年。這一年幕府的政權取消而統一於皇寶，於是便竭力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去模仿。封建制度廢除了。不

斷派遣專員赴歐美考察，派遣留學生到西方學習技術，聘請各國專家來規定計劃，設立學校、銀行、工廠、機器製造廠，架設電線，修築鐵路。數年之內，現代式的學校、銀行、工廠、鐵路，醫院、法律、憲法、強迫軍事訓練與海軍等，都有規模了。於是商業受到刺激而發達，西方式的合作式成立，某些城市成了工業的中心。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日本已建立了牠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基礎。在同時期內，中國也在向工業化努力，但中國太大了，歷史的遺債太重了，牠不能順利進行，不能得到日本那樣的速效。

在日本努力工業化之起初，歐美列強對牠極少注意，牠們仍認為牠是落後的東方的小市場。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中，蕞爾的日本竟獲得了

勝利，這才使列強吃了驚。但牠們還不感覺得日本是牠們在遠東市場的大敵。日俄戰爭中日本竟又戰敗了西方的強國，這更使歐美別的強國有了警覺。一九〇五年日俄訂立樸資茅斯條約的結果日本承繼了俄國在滿洲的一切利益，於是牠變成「東方的強國」。這是個歷史關鍵，牠決定了後來遠東的局勢。

日本的邁進與挑釁

日本在戰勝帝俄以後，更傾其全力向資本主義乘風邁進，向中國，尤其向中國領土東三省擴展其勢力。這時牠已不復是歐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而成了可以與這些帝國主義者併肩侵略中國的國家。各帝國主義是忌恨牠的，並且牠也知道牠受各帝國主義的嫉忌。因此牠這時候的態度，

是小心勤勉地去消化從帝俄獲得的果實，隨着各帝國主義之後，來分露一切得自中國的贓餘，而不敢觸犯歐美各帝國主義。在十年經營之後，歐洲大戰發生了；牠還未消化完畢牠得自帝俄的果實，世界大戰却解放了牠，使牠得以無所忌憚地欺侮我們這龐大富饒的弱國。於是，牠便從東三省伸展其侵略的魔手到中國本部；牠驅逐了德國在遠東的勢力，而佔據了青島及膠濟鐵道。並且牠又乘機發展牠的工業生產，侵佔了歐洲各國在遠東的市場。

一九一五年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表示了日本帝國主義者雄飛東亞的野心，亦即牠「九一八」事變後武力侵略企圖的雛形。各國當然是嫉憤而驚訝的，但累於大戰，而都無可奈何。但是日本的實力在這時雖足以壓

制工業落後的中國，究竟還不敢與歐美各帝國主義者對壘，牠雖然想乘歐洲戰爭機會發一筆意外之財，但一遇那個強國不贊成，牠便不得不曳尾而退。所以，牠提出了二十一條以後，又不能公然向世界承認這回事實。再則當一九一八年，各帝國主義以武力包圍蘇聯時，日美相約各出兵七千五百人到西伯利亞；但在短時期內，日本派去的兵士，竟十倍於約定數目，並且在一九二〇年各國撤兵時，日本獨躊躇不撤；但一經美帝國主義的壓迫，牠終於撤兵了。美國之所以壓迫牠，因為怕牠在亞洲擴大勢力。

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就遠東意義說來，是各帝國主義限制日本擴張勢力的會議。爲了怕失掉英日同盟，並爲了害怕美國，日本承認了海軍比例限制的協定；後來，又因爲受不了英美的聯合壓力，又忍氣吞聲地

取消了二十一條要求，交還了青島及膠濟鐵路給中國。換句話說，牠乘歐戰機會所幾乎到手的一筆意外大財，現在又不得不幾乎完全放棄了。但歐戰及戰後歐洲各國的毀壞與整理，却使牠的工業大大發展，在亞洲市場上建立了不拔的基礎。並且就華盛頓會議的意義看來，不知這時的日本不但已是亞洲的強國，而且是世界的強國了。牠已生長到英美各國不得不用聯合力量來壓制的程度。

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的資本主義勢力，都是在一直發展着。雖然經過一九二九年以後幾年間的世界經濟恐慌，但日本經濟力量所受的挫折並不很嚴重。牠所經營活動的地域，主要的是東亞大陸的中國。但這時期裏，中國的情形也比以前不同了。中日甲午年戰爭之時，中國這個龐大民

族是茫茫然可以任人宰割的；但辛亥革命以後，我們逐漸發展了民族運動，排貨運動，並且蘇聯十月革命後，我們又有了空前雄壯的五卅運動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運動。這樣的民族意識的發展，使在中國各帝國主義統治者都感到棘手。至於民族工業的發展，雖在各帝國主義的重重束縛，但也表現了牠的叫日本吃驚的競爭力。尤其是在東三省，當甲午戰爭時，那裏是一片處女地，中國人也不過幾百萬；但到一九三一年，三省的大部分肥沃土地都已經開墾，中國人口也增加到了三千萬，工商業的發展已成了日本勢力的勁敵。假如在一九一五年日本還可以提出條約而就使中國屈服的話，那麼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由於中國局勢及世界局勢的變動，日本就非用武力不能奪得東三省。一切大事變都是歷史地必

然的，日本在東亞大陸的暴行自不能例外。

下面我們譯幾段李頓考察團的報告書，以見九一八事變以前約四十年間日本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

「一八九八年，日本在華的惟一投資，是上海的一座中日合辦的小棉織廠，資本約值十萬兩。到一九一三年，估計日本在中國與滿洲的總投資額為四億三千五百萬日元，同時牠在國外的投資共計五億三千五百萬日元。世界大戰之末，日本在中國與滿洲的投資總額較之一九一三年已超過一倍以上，這種增加額中的一大部分是有名的「西原借款」。一九二九年，日本在中國與滿洲的投資，估計約達二十億日元，而牠在國外的投資總數為二十一億日元，這表示日本的國外投資幾乎全在中國與滿洲，而滿洲吸

收去的日本資本則遠在牠國外投資總額之大半以上（特別在鐵路上）。

「除過這些投資以外，中國欠日本的還有國債，省債與市債等債，其總數在一九二五年估計爲三億零四百四十五萬八千日元，及利息一千八百萬餘日元。」

「雖然日本投資的大部分是在滿洲，但在中國本部的工業，輪船業與銀行業上，亦有大量的投資。一九二九年，中國紡織業中的總錠數之百分之五十，係歸日本人所有。在中國的運輸業上日本佔第二位，一九三二年日本在中國的銀行共三十家，其中有幾家是中日合辦的。」（見李頓報告第三章）

「九一八」的突擊，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之必然結果，是歐美各國在

華盛頓會議上所加給牠的壓制之打破。這對於英美是一種威脅，然因累於國際局勢的牽扯，所以英美都容忍下去，讓滿洲與華北且爲日本的經濟勢力所獨佔。可是這仍不能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願望。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是極其脆弱的，只有統治了大陸才可以使牠那已達極峯的生產力繼續發展；又，現在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夜，日本要想順利地通過這種『非常時期』，便必須統治中國以除後顧之憂；再則，九一八事變的勝利，更刺激起了日本軍閥的野心推動他們向外侵略。這種種因素便引起了蘆溝橋事變，及目前普遍全中國的強盜掠奪。

我們來比較一下近幾年來，日美英法德各國的生產力。如以上次世界經濟繁榮末一年的一九二九年的工業生產指數爲一〇〇，則日本在一九三

六年的生產指數高漲到一五一，一九三七年一月爲一五七，七月爲一七三。這樣高度的上漲，幾乎完全是由於軍事工業的發達。同樣以一九二九年工業生產指數爲一〇〇，則美國一九三六年爲八八，一九三七年每月爲九五，九七，九九等；英國一九三六年的指數爲一一六，一九三七年爲一二〇，一二三等。此外，意德法的工業生產指數雖都有高漲，但都不及日本升漲得高。日本生產指數的高漲，超過世界一切帝國主義；這主要原因是軍事工業的擴張，但也表示了物的商品生產之增高。（數字見國聯統計月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號）

再看近幾年來日本的軍費預算之增加率。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的軍費曲綫是停滯的。事變以後，這曲綫便突然上昇了。如以一九三一——三

二年度日本海陸軍兩部的總共費用爲一〇〇，則一九三二——三三年度爲一五一，一九三三——三四年度爲一七〇，一九三四——三五年度爲二〇七，一九三五——三六年度爲二二五，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爲二三三，一九三七——三八年度則竟而昇高到三一〇！這樣高速度的上漲是世界無比的。

工業生產的這樣發展，軍事擴張的這樣驚人，都表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必然要用武力向外侵略。這侵略的直接對象固然是中國，但也要摧毀列強在華的勢力及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所以今日的中日戰爭是歷史必然的結果，這絕對不僅僅是中日兩國的問題或遠東一隅的問題，而是日本資本主義與歐美列強的資本主義相競爭的問題，是世界的問題。

英美會讓日本獨霸遠東嗎

現在我們可以明瞭了中日戰爭的國際特性有以下各點：

(一)日本資本主義的長期發展及目前二次世界大戰危機之嚴重，都使日本不能再在島國的狹隘地位裏圖謀生存，更談不到圖謀發展，因此牠勢不得不用武力來欺凌在牠近旁的弱國，強奪中國的資源與市場。

(二)中日戰爭的國際意義，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歐美各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相決鬥。五十年來，資本主義從歐美移植遠東，使英美法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了鞏固的剝削基礎，並制止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牠們起初却忽視了日本，使日本有機會成了世界的帝國主義強國，並成了牠們剝削中國的強烈競爭者。現在，經過長期發展以後，日本不能再容

忍臥榻之側有別的帝國主義勢力之存在了，牠要把百年以來牠們在遠東所建樹的基礎給以剷除。過去牠所以不得不與英美各國在遠東平等共處者，是因爲牠的實力不夠。現在，資本主義的極峯發達，已使牠不能再在英美的限制下討生活了。

(三) 日本的對華侵略，是多年受壓制與忍耐的爆發。日本軍閥已表示，他們這次的侵略是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問題；可見這是已下決心的生死鬥爭。因此，這種侵略已決非外交等和平辦法所能阻止，要想阻止只有用武力。

總之，現在日本已下了決心要用武力來改變太平洋的局勢。假如世界別國不用武力來干涉，假如日本內部不發生革命，假如中國民衆不能組織

起來給日本的侵略以長期堅決的抵抗，則日本的侵略計劃就會完成，即是說日本會壓服中國，會獨霸遠東。但是客觀的大勢已明白表示：不僅日本內部的革命會很快發生，不僅中國民族不甘對日屈服，並且各國要干涉日本的侵略也是必然的。這種必然產生於中日衝突的特性。

那麼，英美等帝國主義會容讓日本就此獨霸遠東嗎？與遠東國際關係密切的蘇聯，會容忍日本於獨占東三省及熱河內蒙以後，再獨占中國本部嗎？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假使列強容許日本吞併了中國，則英美在華的勢力將被掃除，香港將從英國手中失掉，菲律賓將不復是美國所有，法國的勢力將被從安南驅逐出去，荷屬南洋各島亦將非其所有。英國在華全部勢力將要喪失，並且這

喪失將影響到牠對於印度的統治，即將打擊到英帝國的生存；美國在華勢力亦將喪失，並且這喪失將要阻塞住牠今後向東方發展的門戶。至於蘇聯，也要更直接地百倍地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脅。過去日本劫去東三省，各國還可以容忍，因為那時還有容忍的餘地；現在日本想獨吞遠東，列強已到容忍的最後限度了。

所以，各國干涉日本的侵華是必然的，但何時並以何種方式干涉則還是問題。

二 誰先接受日本的挑戰

日本侵略中國的特性，是要驅逐歐美列強在華的既存勢力，而獨攬遠

東。那麼，誰會首先起來接受日本的挑戰呢？在中國或整個遠東，最有勢力的國家是英美蘇法德，這些國家既然不能容忍日本的武力獨攬，那麼誰會先來干涉日本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考察一下誰是最受日本侵略中國之受害者。因此，我們必須考察那個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最大。

最近兩年中國對外貿易國別表

(對貿易總額的百分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進 口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英國	一一·七	九·二	一一·六	九·二
日本	一六·三	一四·五	一六·五	一〇·五

美國	一九·六	二六·四	一九·四	二八·五
德國	一五·九	五·五	一五·二	八·六
法國	二·〇	四·三	一·六	三·八

（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一九三七年比數係一月到十月的合計。）

照此表，是英國在中國的貿易地位居於第四位，較之德國還不如了。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上表只代表英倫三島，事實上英國對華貿易不能專計算三島，而應當與其全體屬地的對華貿易合計。可是英屬地中的加拿大與澳洲等處，雖與中國有巨額貿易，但都具牠們的顯然獨立性，與英本國的经济關係並不十分密切，而關係密切的是印度和香港。一九三六年，我國對印度的進口貿易值，佔全年對外貿易總值的百分之二·六，一九三七年

前十一個月的進口值，佔百分之二·二。一九三六年，我國對香港的進口貿易值，佔全年對外貿易總額值的百分之一·九，一九三七年前十一個月略同。所以實際上英國的對華貿易即不超乎美國，也是超乎德國，或也超乎日本的（日本走私不計在內）。法國的對華貿易，情形亦然。如把法國的對華貿易數與其直接屬地安南的對華貿易數字相加，則可見法國的對華貿易數目，並不像上表所列的那樣小。

但商品侵略已經不是現代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作用，目前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最兇惡手段是財政侵略。因此，要知道那個國家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最大，除了考察國際貿易數字外，必須考察各國在華的投資。

各國在華投資統計（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一年	
	金額	對總數百分比	金額	對總數百分比
英國	六〇七·二	三七	一,一八九·二	三六
日本	二一九·六	一三	一,一三六·九	三五
美國	四九·三	三	二七三·二	八
法國	一七一·四	一〇	一九六·八	六
德國	二六三·三	一六	一九二·四	六

(根據 G. F. Kemmer 著外人在華的投資，一九三三年出版，茲轉錄自二十五年申報年鑑。)

據一九三五年的估計，各國在中國本部（東三省除外）投資的比較如

下：

英國 一,〇〇〇 (單位百萬美元)

日本 五〇〇

美國 二〇〇

(根據美國遠東經濟調查團報告，一九三五年出版)

根據此數，便可看出，日本在華投資的大約一半，是投資在東三省，而在中國本部，英國的投資比日本多二倍，比美國多五倍，英國在中國的經濟勢力之雄大，已昭然若揭了。

『八一三』戰爭發生以後，倫敦泰晤士報說，上海問題危迫而且複雜，故倫敦人士對於英人事業及一般利益，均表示非常嚴重之焦慮。該報隨即引證英人在華的投資數字如下（單位原為英鎊，現在為便於與上述材料相

比較，特折合爲美元）：

投資類別	投資額（單位百萬美元）
政府債款	二〇〇
企業	一，〇五〇
企業投資中投在上海者	九〇〇
合計	二，一五〇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倫敦路透電）

泰晤士報的數字，雖與上述別種統計數字微有出入，但大致相差不遠。並且該報又說，此上海的九億美元的投資中，大部分是投在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在英國本國及其屬地之外，全世界殆難找到英國投資額數如上海這樣巨大的城市的。這可見上海尤其是上海的蘇州河以北遭受日

本砲火的悲慘毀滅後，英國所受的損失是如何重大了。

各方面的統計數字都證明，在華投資最大的國家，日本以外是英美兩國。如果把兩國投資的性質再加以分析，則更可看出，在中日戰爭中所受損失最大的是英國，而不是美國。

最近美國國務卿赫爾於致美國副總統加納的函中，說明美國在華投資的類別如下（單位百萬美元）：

類別	投資額數
企業	一三二
政府債款	四〇
私人財產	二五
教會財產	四〇

總計

二三七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美聯社華盛頓電)

可見美國在華投資於企業的額數，絕不若英國的那樣比率之高。蓋美國投資，向來偏在於教會，醫院與學校；在工廠，鐵路，銀行各方面的投資，雖不能說沒有，但向來並不很大。近年在航空與電氣事業方面，曾有積極的經營，因而造成了如赫爾所述的企業投資的數字，但全體投資額中，企業投資仍不過一半左右。

至於英國在華投資的性質，則投於企業者占投資總額的五分之四，中國經濟事業的各方面，幾乎英國都有投資。中國的許多鐵路都是英國資本修築的，在內河及沿海航運業中，在保險事業中，在棉紗工業，煤礦，自

來水，電車，電力事業中，英國人都占重要的地位。在銀行業中英國資本勢力之大，則盡人皆知。英國的匯豐銀行爲中國最大的銀行，牠的活動可以左右中國的金融，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金融之所以能如常穩定者，唯始不是匯豐銀行的力量。至於在教會，學校，醫院方面，英國的投資幾等於零。

由此可知，上海的毀滅固然是英國在華利益的極大喪失，而長江下游之變爲戰場，滬甯鐵路（英資）等交通線之遭破壞，華北各省之被日軍佔領，在在都是英國經濟利益的重大損失。而美國在這種情形下的損失，是小得不足與英國相提並論的。

各國在華利益的比較觀

我們把上述英美法德四國在華的貿易與投資利益加以綜合的觀察，則可知與中國經濟關係最密切，並且在華利益最大的，當然是英國。英國對華貿易的額數雖然近多年來已不居於各國對華貿易的第一位，但確還保持其第二位的勢力（把英國本國及重要屬地合觀）。英國在華投資的額數及其性質，都使英國在華有壓倒美國的力量。並且近兩年來，英國在華的貨幣改革中，海南島的開發醞釀中，巴特里克氏來華後所代表的信用輸出活動中，英國都有很大的力量，而這一些大概都還未計在上述力量之內哩。

次於英國的，當然是美國。不過美國在華的經濟關係，一則既不若英國的堅實，再則亦不若英國地位的有利。因為美國雖然在華有二億以上的

投資，但他在日本的投資額至少也有二億以上（據一九三七年六月號日本東洋雜誌載，計一九三六年止，美國在華投資額不過二億美元，而在日投資則爲二千二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美國對華貿易額雖居各國之第一位，但這遠不及美國對日貿易額之大（據同上雜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美國在遠東的貿易，日本約占其總額百分之四二，中國則佔百分之一八，對其輸出總額日本佔百分之八，中國則佔百分之三）。這種情形，英日之間是沒有的。所以就目前經濟利益說，美國在中日兩國的衝突間不能堅決地站在中國方面。

德國對華貿易，次於英美日而居第四位。中國近兩年每年購進的德國商品值約在一億四千萬元到一億五千萬元，即佔中國進口商品總值的百分

之十五到十六。德國的在華投資截至一九三一年，估計爲一億九千萬餘元，雖不及英美投資額數的巨大，但已與法國在華投資額相差不遠。把德國的對華貿易與在華投資合併計算，牠在中國的經濟利益遠過於法國。德國對日本的貿易，近年雖每出口商品值亦在一億以上，但不及牠對華的貿易值。由這種情形觀察，可知德國在華的經濟利益是相當地大的，日本的侵略中國也給予德國以大損害。因此理由，德國對於日本的侵略不表示熱烈的贊助，而在軍火方面也大量接濟中國，不予停止。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哈瓦斯社巴黎電，謂巴黎晚報記者與日本末次大將談話云：『該報記者問，德國軍火經由香港運往中國者，佔中國軍火進口總額百分之六十……末次答稱，關於德國軍火供給中國情形，吾人現已獲有詳細報告，藉悉此

項軍火，均像中國往時所訂購者。」不管此項軍火，是否係中國往時訂購者，但在此中日戰爭劇烈時期，此佔輸入總額百分之六十的大量軍火，希特勒竟不禁止其運輸來華，這已足以表示了德國對於日本的侵華，並不熱烈贊助。

至於法國，在華投資雖與德國投資額相差不遠，但牠對華的貿易額，即使與安南合算，也不若德國對華貿易額之大。就經濟利益的微小這一點看來，可說法國對中日戰爭的損失並不大，因而牠是不很關心日本的侵華的。

國際範圍的觀察

單就經濟利益一點說，上述的結論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宇宙間事都是

在辯證中存在的；任何單獨一個因子不能決定某個問題；因此，上述就經濟一點所得的結論，多與數月以來的客觀事實不符合。就經濟的利害說，法國應該是不很關心日本之侵華的，但法國的報紙幾乎全體反對日本之侵華。德國應該是反對日本之侵華的，但希特勒的態度雖非熱烈贊助，却亦未反對日本之侵華。美國應該是贊成或至少不反對日本的侵華的，但幾年以來的事實告訴我們，牠是世界最激烈的日本侵華的反對者。最後說到英國，牠應該是最堅決反對日本的侵略的，但牠曾經屢次提議對日妥協，有時其反日程度還不及美國。一切都是辯證過程中存在的，我們如要了解遠東的局勢，則了解各國在華日的經濟利益如何固然是首要的基本的，但僅此一因還不夠，我們必須總看到列強間為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真實了解中日戰爭的國際前途。德國之所以不反日，英國之所以對日要求妥協，美國之所以激烈反對日本者，都是因為國際範圍的政治經濟的複雜關係，使牠們不得不如此。

例如，德國在華經濟利益雖頗重大，但本質上德國政權是在法西斯手裏，並且德國的資本主義是非打破歐洲的現狀便無出路的，因此希特勒不得不與意日相勾結，以圖東西呼應以打擊英國，威脅法國，突破現狀，而找得新的出路。德意日三國的反共協定之成立，便是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現在日本之對華侵畧，雖是妨害了德國在華的經濟利益，但却是打擊了英國在遠東的經濟地位，而英國目前又是法國的與國。英國在遠東越受日本的迫脅，德國在歐洲便越能從英國身上壓榨出東西來；假如英國因日本在

遠東的攻擊而勢力大大削弱了，這即是法國在歐洲地位的削弱，亦即是爲希特勒製造了乘機取巧的機會。因此種種，希特勒政府雖不制止德國軍火之助華，但他卻與日本勾結，不反對牠的侵華。我們並可以從約略反面的理由來說明，法國目前對中日戰爭爲什麼採取反日態度。

再如，蘇聯目前在中國是很少經濟利益的。牠對於中國，既無多大投資，也無多大貿易。但蘇聯是反對日本侵華國家之一。所以然者，因爲牠的國際地位與政治制度都使牠不得不如此。

那麼，英美蘇法德這幾個國家中，誰會先接受日本的挑戰呢？對於這個問題，上面的各國在華經濟利益的觀察，已使我們有了基本的認識。但僅只這一點還不夠。我們必須於各國在華的經濟關係以外，更對於牠們之

間的國際關係加以考察，即是說對於牠們的經濟利益作國際範圍的考察。這樣以後，我們才能完滿地正確地答覆這個問題。

現在，在遠東國際關係上最有力量的國家，我們都知道是英美蘇聯（日本在此不計）；至於德法的行動趨向，則可由歐洲別國的趨向來決定，牠們在遠東國際變化上不成爲決定的因子。因此，在以下各章中我們分開來考察英美蘇聯的國際的與遠東的地位，以便答覆上面提出的問題。

三 英國的遠東地位

中國是日本的軍事侵略目標，也是英帝國主義的今後繁榮的夢想之寄托所。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不僅已毀滅了英國投資最多地方的上海及長

江下游，不僅已打碎了英國對華貿易的大部分，並且還幾乎已完全打銷了近年來英國在華的發展計劃。

過去兩三年內，日本以強盜手段在華北開發農業，建設新工廠，並無恥地擴大走私，在我國領土內經濟的侵略異常活躍。但同時期內，以不同方式在華中華南同樣活躍地進行經濟活動者則是英國。李滋羅斯改革中國幣制計劃的成功，這是英國經濟活動的首要成就；自此以後，英國對華鐵路建設的投資及材料借款之已訂立合同者，據說有京贛鐵路，廣梅鐵路，滇黔鐵路等；此外，對於海南島的開發，黃埔的築港，廣東港灣土木工程的建設，溫州製紙工廠的建設，英國均有獨占的或部分的投資。至於巴特里克爲英國出口信用借款部的駐華代表而來中國，則是因爲中英兩國已訂

立了出口信用借款合同，中國得在英國信用購辦幾百萬鎊（有謂幾千萬鎊）的貨物。又據說，一九三七年孔祥熙氏在英國，已商有中英大借款的成議，其借款用途，為確立中央準備銀行，以鞏固通貨統一的基礎。

這種種投資事實或計劃，無論其成功程度如何與款數多少，都是英帝國近年來在世界的發展事業，並且都經過苦心籌畫與經營。但是「八一三」戰事起後，所有這一切即未遭日本砲火的轟毀，也已完全處在轟毀的威脅之下了。我們不能相信這樣重大的損失是英國所能受之甘心的。

再則，香港與上海是英國在遠東進行經濟侵略的兩個大本營。假如上海是英國在長江流域及華北的吸血口的話，那麼，香港就是她在華北的吸血口。自從粵漢鐵路竣功以後，香港且代替了上海的一部分作用，而成了

長江中部的吸口之一。但現在上海的英國投資與貿易利益幾完全被日本轟毀了，而香港則亦已完全處在日本的威脅下。日本現在雖顧忌躊躇而不敢就轟滅香港，但似有非轟滅不可之勢。英國各報紙與外相艾登，均發表有定要保擁遠東利益及香港的言論；但是怎樣保護法呢？這在英帝國主義却是左右爲難與因循不決的問題。

並且日本的侵略中國又是破壞英帝國的世界威信的。英國目前對於其世界屬地的統治，早已成爲無力量的了；統治形式所以無有變動者，是因爲英帝國的紙老虎還足以嚇人，且無世界大事變來強力地戳穿這個紙老虎。但日本軍閥之不顧英國體面的暴行，却正在逐漸減少英帝國的嚇人威力。英駐華大使許閣森之遭受日本的射擊，停泊蕪湖的英軍艦『瓢蟲號』

之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以及日本軍人在上海公共租界中的橫行：凡此一切都是歐戰以後英帝國國旗所受的最嚴重的侮辱。假如意大利之征取阿比西尼亞還未曾完全損毀英帝國的聲望，那麼，日軍侵華行動中的肆無忌憚，却已完全損毀了牠了。這損毀將要影響到英國對於印度及巴力斯坦等地的統治力量，如果牠不極力設法補救。然而英國政府却對於連續發生的損失威信的事件竟都一再忍受下去了。牠並不是不知道這是毀滅帝國力量的辦法，但在目前牠無有好辦法來保全牠的威信。

目前英國境遇的困難

英國的最大困難處在於牠的領土之散漫。這個本身的缺點再加上歐洲局勢之複雜與牽制，使牠對於遠東的挑釁不能有所舉動。試分別說明之。

歐洲最威脅英國利益的國家，目前是意大利。莫索里尼的佔據阿比西尼亞，可以截斷英國與東方的紅海通道，影響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但英國於無可奈何之後已逐漸忍受了這個威脅。可是後來，意大利的擴充軍備，與德意之插足於西班牙內戰，竟岌岌乎有把英帝國的霸權驅而出之地中海以外之勢。這樣，英國爲保護牠的地中海通道，便不得不努力來與德意周旋了。英法合作的力量雖可以對付德意的合力，但是歐洲局勢之複雜與戰爭危機之嚴重，已使英國近年自陷於德意所造成的糾紛中，而不能再分散其實力到遠東。因此，英國在遠東的政策是在某種限度內與日本妥協分治中國。牠忍讓日本佔據東三省，甚至願意讓牠佔有華北的全部利益，只求牠不侵略到華中華南，不用砲火毀壞英國在長江以南的利益。前年李

滋羅斯之屢到東京，就爲的是這點。然而英國的讓步却完全被日本軍閥拒絕了，他們不要這樣地英日平分中國，而要獨霸遠東。他們不但用砲火毀壞上海，而且要毀壞英國最後根基的香港。他們對付英國的辦法是與德意聯合起來，締結所謂『三國反共協定』，東西相呼應地來圍困這個老大散漫的帝國。最近，日本侵華的最積極的軍閥之一末次信正說：『日本的國際情勢能如今日之有利展開者，德日意三國的反共協定的力量不消說也是一個原因。九國公約會議的如此下場，意大利的從中牽制與德國的背後靜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爲已給予日本以有利的結果。』（日本中央公論一月號）末次的這幾句話，表示他對於三國合作所給予英國的苦痛是如何地躊躇滿志了。幾個月來，日本軍人所以敢把英國當作最大敵人來兇惡地

攻擊者，就因為他們抓住了英帝國的這一個大缺陷。

英國對日本侵華不敢有所舉動的另一原因，是牠的武力之還嫌薄弱、二次世界大戰一發生，必然是英帝國解體的開始，因此，牠不願戰爭，並且竭力避免戰爭。但如果牠的武力足以同時對付意德日而有餘裕的話，那麼，牠對日本這樣欺侮式的挑釁，是可以比較地強硬一下的。但是牠雖已結得了法國作與國，牠的擴軍計劃還未完成，故牠不敢有所動作。這一點更增加了英國目前國際地位的困難。因此，最近傳說，牠在下一年度中（一九三八——三九年）將以三億五千萬鎊（合華幣約六十億元）的驚人巨款作擴充軍備的費用。

可是就世界範圍說來，英帝國的最大的假想敵，却不是德意日，而是

美國。這一點使英帝國在『九一八』以後寧肯縱容日本而不聯合美國制止日本；使牠在現在不敢勇敢地痛快地聯合美國壓迫日本。原來，英國是現在世界霸權漸落的國家，而美國則是逐漸握得世界霸權的國家。歐戰後英帝國僅餘了龐大的殼子，工業資源的豐富與完備，資本的雄厚，都不及美國，而國家地理地位又遠不如美國的單純整齊與統一。倫敦在目前雖還不失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世界金融界的眼光大都少注射到倫敦，而多注射到垣街。如無世界大戰發生，英帝國還可以維持其世界霸主的體面；但一遇大戰爆發，則國際力量將必然要重新結合，而英國的許多屬地將不可避免地要依附美國（如加拿大，新西蘭等）。這種不幸的前途，限制了英國，不願欣然對美合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美國是很坦然地要與英國合

作對日的，因此當時斯汀生發表了許多對日的強硬談話；但英國却轉向了親日道路，使堂堂美國國務卿不能不公然地受到英國的拆台。不過，現在日本侵華的手段的橫暴，與對英態度的無禮，都遠非『九一八』時的情形所能比擬。英美的世界衝突雖是不可調和的，但終還是偏於將來的；日本的當前的橫暴毀壞，似乎可以暫時遮蓋住英美的將來矛盾，而使兩國合作。可是事實上，英國對美既未要求切實合作，而美國對英也防備再被拆台，態度故不積極。所以直到中日大戰進行了半年以後的現在，英美兩國內，部雖不斷有合作對日的言論，但並未能完成親密的合作。九國公約會議失敗而散以後，英國首相張伯倫曾在英下院宣佈道：『此次會議的失敗，由於日本不願和平解決，其責任不在到會諸國。且會議中英美兩國代表團的

意見完全融洽，可稱滿意。」（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倫敦電）同時外相艾登也說道：「關於遠東問題，吾人無時不與美國政府保持接觸，彼此所出的舉動，如非平行的，即屬類似的。」（同上）這裏所稱「意見融洽」與「保持接觸」云者，即是說兩國並未能完全地親密地合作。英美兩國這種世界性的衝突，更增加了英國地位的困難，使不願強硬對付日本。

英國將何以對日？

由上述情形，可知在世界強國中，英國的國際地位算是最困難的。牠既受歐洲與遠東的兩方牽扯，又與美國有世界利益的衝突，並且在現在武力的設備還不足同時應付歐亞兩方的事變。這種種事實使英帝國目前不敢對於日本的侵陵，表示強硬的回答。但是日本現時的侵略戰，是毀滅英國

基本利益及要驅逐英國勢力離開遠東的戰爭；英帝國對於這樣嚴重侵犯是無法保持消極態度的。因此，英國雖有上述的困難，但牠已在應付日本的侵犯了。應付辦法約略如次。

首先，我們看見的最重要的辦法，是英國最近想從拉攏德國入手，經過德國達到意大利，願以大大的讓步作代價，以解決目前歐洲的糾紛，好於歐洲安定以後專心對付遠東。前曾特派樞密大臣赫里法克斯去見過希特勒。但結果似乎都不如意。據說，希特勒見赫里法克斯時，還要求英國「歸還殖民地並加入反共協定」。果真屬實，亦是趣事了。又最近巴黎強硬報載倫敦消息說：張伯倫正在起草一種和平計劃，其中包含各項建議如下：（一）各關係國成立一種經濟協定；（二）設立一歐洲政治主腦部，

由英法德意四國政府主持之；（三）切實取消梵爾賽條約所載各項政治條款，並將國聯盟約修改；（四）召開國際會議，以考慮德國收回殖民地的要求；（五）限制各國軍備。（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巴黎電）這些條款的

大部分都是爲了要團結德意，以解決歐洲糾紛的，所以德意的要求都包含在中間。但在國際現狀下，希特勒與莫索里尼是不願讓英國自由的，所以英國的這種企圖難得成功。

英國要在遠東對付日本，離開了美國的合作是不會有效果的，所以英美之間雖有世界的衝突，但英國似已有接近美國的趨勢。英國二月間在新加坡的海陸空軍的示威演習，美國政府已決定派遣巡洋艦三艘前往參加，這表示英美已比較接近了。即使英美接近現還未成功，但在日本不斷侵略

的形勢下，這種接近要更加密切，以達到兩國的合作。因為暫時合作是英美的利益所要求的。

二月間英國在新加坡舉行的海陸空軍大演習，顯然是對於日本示威。「一二八」上海抗戰時，美國全部艦隊曾在夏威夷大演習，這成爲日本的一種威脅，是日本由上海撤兵的原因之一。最近的新加坡英軍示威演習，是英國在種種國際困難之中，想藉此壓制日本在華的暴行。但日本這次的侵華，是下了很大決心的，英國的示威是絕對壓制不住牠的暴行的。

日本之侵華，不僅暗示着要驅逐英國勢力出遠東，且暗示着要侵略到法國屬地的安南，及荷蘭屬地的東印度各島。英國對付日本的辦法，加強新加坡香港的軍備是當然的，但除此以外還應該聯合法荷的遠東軍力。現

在英法荷的遠東聯合，似已成功了。據說，英法之間已成立友好的諒解，即英國軍艦如開往遠東，英國在地中海的利益由法國注視；法屬安南各港口則聽憑英國海軍利用云。二月間新加坡的示威，法國政府亦已決定派艦參加。此外，英荷在遠東方面的合作，兩國已有接洽。荷屬東印度已設備了雄厚的軍力。

但就各方面觀察，目前英國對付中國的最重要的方法當是對華軍火的接濟。上海已被日本砲火毀滅了，香港已處在日軍威脅之下，英國在華利益已大受破壞，然而英國本身方陷在種種國際困難中，無力來直接對付日本。最好最適當的辦法是接濟中國軍火，使能長久支持對日抗戰。因為在抗戰繼續的過程中，日本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要逐漸消耗，以至於不能

維持。這樣在日本精疲力竭，並已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沼中無法自拔之時，英國也就有辦法對付牠了。這時無須要動兵，牠就可以制止日本的暴行。自此次中日戰爭開始以來，日本飛機不斷轟炸廣九鐵路與粵漢鐵路，目的就在於阻止外國軍火之由香港輸入中國；並且英國之以軍火接濟中國，已成為日本軍閥攻擊英國的主要理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英外相艾登在英國下院宣布道：「關於各國已以或將以軍火接濟中國事，其辦法將不宣布」云，這證明英國對華軍火之接濟確是事實。而且實行這種辦法的還不只英國。這件事顯然已引起日本軍閥的焦惱了。

這便是可見到的目前英國對付日本侵略的辦法。這些事實證明英帝國主義雖在國際環境的困難中，但牠仍在積極地對付日本。

但有許多事實仍能證明，目前英帝國對於日本之侮辱的侵略，並無心準備以戰爭手段作回答。當南京陷落而英國停泊蕪湖的「瓢蟲號」兵艦被日機轟炸之後，英國空氣極形緊張，故而有派遣地中海艦隊前往遠東以保護香港之議。但結果因「英國內閣大部分閣員及海軍專家，深恐派遣軍艦前往遠東後，地中海海軍實力不足，致受意國威脅，故均表示反對」，因而作罷。再則，日本對上海公共租界英國當局之欺壓，已步步逼緊，然而英國當局十九讓步。這些事實，表示英國目前對付日本侵華之政策，是儘可能地忍受，避免作直接的武力衝突。我國不乏幻想英國以武力干涉日本之人，就上述英國的各方面情形看來，這些人可以覺醒自己的錯誤了。但無論如何，日本對於英國在華利益的挑戰，關係英國在遠東地位的存亡，

英國是決不甘心忍受的；在歐洲問題未相當解決以前，在香港的地位還不受直接侵略之前，或在英美關係未建立親密之前，英帝國主義是不會直接地公開地強硬到武力對付日本的；牠當然要反對日本侵略，反對的方法是接濟中國軍火，是爲了牠的利益而支持中國的抗戰，直到日本願意低頭講和的時候。

所以在這裏我們可以結論說：英帝國不會很快用武力回答日本的挑戰。

四 美國與中日戰爭

美國的傾向遠東性

美國著名政論家佩甫爾 (N. Feller) 在所著的我們必須在亞洲作戰嗎一書中，論到日美關係時說道：『有人說過，比較起別的國家來，美國更不會沉默地接受日本霸佔遠東之前途。並且現在我們就要達到遠東國際局勢的難關。遠東的衝突分析到最深處也就是日美的衝突。在最近將來，由於意外事件的推動有發生日俄戰爭的大危險。如果這危險能躲避過去，則政治的經濟的力量之變動，即我們這個時代的整個發展，是要走向日美戰爭的。而且我們在過去幾年間已經加速度地向這方向移動了。』(第十章，一五四頁)

佩甫爾氏的這一段話，凡說到日美關係的地方，都是深刻而正確的。實在的，『美國不會沉默地接受日本霸佔遠東的前途』。自一八九九年牠

對遠東提出了「門戶開放」原則以後，牠會極力反對過日本的二十一條，曾用力壓迫日本從西伯利亞撤兵，又曾壓迫日本把膠濟鐵路與青島歸還中國，並且歐美列強中最反對日本佔領滿洲的是牠，提出有名的「斯汀生主義」以對抗日本的傀儡的是牠，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直到現在最堅決反對日本武力侵華的國家也是牠。這種一貫方向不是偶然的，是美國的經濟地位及其在遠東的國際條件所必然產生的要求。所謂「門戶開放」原則，及歷來的美國遠東外交政策的精髓，都是：不許別的強國利用先插腳的便利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造成經濟獨享的機會。自從日俄戰爭結束以來，日本是在中國最有領土野心，最想造成獨佔局勢的國家；因此在歷史上日本就成了美國激烈反對的對象，而且雙方關係的惡劣，正在使牠們加

速地「走向日美戰爭」。

單就目前日美經濟關係比較中美經濟關係爲密切這一點看來，美國對遠東問題的這種態度好像有點神祕。但如就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的前途看來，則這種態度便是明白的當然的結論。美國向來主張脫離歐洲的糾紛，歐洲經濟情形的緊迫，也絕對無有牠插足發展的機會。因此，除了南美洲以外，遠東便成了牠擴大經濟利益的理想區域。現在美國是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中潛力最大而生產力發展最高的國家，牠的商品出產量，不但已盈溢於本國，而且已盈溢於全美洲，所以要求向遠東開拓市場是當然的，而遠東最有希望最便於角逐的市場又當然是中國。但美國在中國素無如英日那樣的鞏固的經濟根基，而且近年來日本的野心已在滿洲與華北杜

塞了美國經濟擴展的前途，因此美國反對日本侵華的空氣便一年比一年濃厚，而傳統的『門戶開放』口號也提得更加響亮了。就目前一時的經濟利益關係說來，美國反對日本是一種損失（美國某大資本家曾說：『吾人以全力建設太平洋艦隊，以爲保護對華貿易之用，其價值不值三文錢。美國對日貿易之重大，其價值爲對華貿易之三倍。』）；但美國的資產階級決非如此短視的，他們大都能着眼到更遠的將來。他們看到美國要統治世界，必須首先統治中國；統治了這個廣大肥沃的國土及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市場，再以極富足的黃金與白銀操縱世界，則世界便無有可與爭雄的勢力了。因此，他們輕視當前的一時的利益，而準備實力以便向太平洋西岸進攻。自歐戰以來，美國與日本的衝突所以日加嚴重，並正趨向於決鬥者，

原因卽在這裏。美國資本家大都知道日美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美國不願從亞洲縮回其手，則必須打碎日本的獨霸企圖。當然他們不願意單獨地過早地對日作戰，並且還想儘可能地用不戰的方法壓服日本；但他們却明白知道，美國或日本必須有一個在遠東屈服，因此如有必要，絕不迴避戰爭。最近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道：『美國人民雖希望和平，但對於麻木不仁的和平建議，則決計拒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美華盛頓電）這表示出了美國對目前中日戰爭的堅決態度。以上便是美國對遠東問題的基本態度。

但我們切不可否認當前的事實：美國對於用武力壓制日本一層，非常躊躇。大金融資本家摩爾根在日本工業有巨大的投資；有不少的生產及輸

出棉花的資本家都依靠日本市場來生存；這種人都重視當前的利益，而反對對日作戰，故高唱孤立政策。所以『一二八』前後斯汀生的『不承認偽滿』的強硬態度受到英國的暗地拆台後，美國對於遠東問題事實上雖不斷建設太平洋艦隊，而表面上却表示以後退了許多。蘆溝橋事變發生以來，總統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雖表示了強硬反對日本的態度，但美國內部的『孤立派』仍很活躍。他們主張修正憲法，廢止總統的對外宣戰權，而改由公民投票表決。但是羅斯福既反對這種『麻木不仁的和平辦法』而一向爲羅斯福政敵的蘭登，亦公開表示反對這主張而擁護羅斯福的主張。並且最近的美國國會會議亦否決了廢止總統對外宣戰權的提議。這事實說明：

雖然目前美國資本家甚躊躇於對日作戰，但孤立派的活躍已漸爲對日強硬

派的勢力所壓下了。

然就別一方面看，美國却還有對日強硬的基礎。美國的對於遠東的擴展性，已使牠必然要對日強硬，而日本對於美國的經濟依賴性更能增加這種強硬程度。我們只考察生絲與棉花兩項最重要的貿易。一九三六年美國進口的生絲值爲一億零二百餘萬美元，其中來自日本者佔百分之九二，其餘來自中國與意大利；同年日本對美輸出貨值共一億七千二百餘萬美元，而生絲一項則佔總值百分之五五。（*Far Eastern Survey*，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號）生絲在美國多爲製造女襪的原料，並非必需品，然而在日本則有大量農民依賴蠶絲生活，在經濟意義上表示了日本對於美國的依賴性。我們知道日本的基本工業是棉織業，而棉織業的原料棉花，則由外國供

給。而且棉花又是軍需工業的重要原料之一，日本並不生產這種原料。日本所需棉花的來源，是美國印度和中國等，而每年由美國輸日的棉花，佔美國對日輸出的要位。日本近年來會努力想在華北培植棉花以代替外棉，但直到最近，日本仍不得不購買巨額的美棉。這亦表示了日本的工業對於美國的依賴性。日本的這種依賴性可以使美國帝國主義有恃無恐地提高其對日強硬的態度。如果顧慮到日本統治華北後將要拒絕美棉的輸入，則美國的一部分棉花資本家更可以加強反日的精神了。

以上是美國對於遠東問題的一般情形與趨勢，可表明遠東衝突的最深處是日美衝突。

美國怎樣對付日本的侵華

但在現狀下，美國亦很少對日躊躇的機會了。日本已發動了獨佔遠東的戰爭，中國在沐血地抵抗着，各國在華的利益已有一半以上被日本砲火所轟毀，英國被歐洲問題所牽累，不能且不願對日武力相見，蘇聯當局則在觀望着英美而不願先出頭——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已只有兩條路可走：用實力對抗日本的侵略，或從遠東撤退去『光榮孤立』。美國願走那條道路呢？由上述美國的遠東擴展性及一切事實，可知牠是不會走撤退孤立的道路的，但事實上牠也並未走實力對抗的道路，牠只在口頭上不斷有強硬的表示。這是爲了什麼呢？其前途的可能變化怎樣呢？

美國現在對於日本侵華所以還未採取強硬行動者，可分國內與國際的困難兩點來給以說明。

在國內方面，政府當局所領導的外擴派資本家的意見雖已佔了優勢，但孤立派資本家的主張仍很有力量。一九三六年國會通過的新中立法，現在已成了政府對中日戰爭問題的掣肘物，不能不讓日本在美國自由購買軍火。再則『潘納號』軍艦在蕪湖被日軍擊沉以後，美國全國反日空氣雖很緊張，但懼怕戰爭的空氣也益加濃厚了。最近，在國會否決了取消總統對外宣戰權的議案以後，紐約時報批評道：『此案之遭否決，將為美國外交政策中有歷史價值的轉紐。凡自信削弱行政元首的外交職權，並使美國不與聞世界事件，乃謀取國家安全之最好方法者，今已受第一次的重大打擊。一九三五——三六年的中立法，實屬目光短淺，懦弱可鄙。今者美國與情，漸有接受大國應負的領導責任之趨向矣。』（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

這裏所謂「轉紐」者，實不過是掃清阻止日美直接衝突的一層障礙而已。然美國國會否決這一議案的票數只是二〇八票對一八八票之微差，可見孤立派的主張仍然很有勢力。斯汀生最近在論國民幫助侵略者一文中；斥責只知要「和平」的孤立派道：「我曾聽見老羅斯福總統說過，他把和平看得高於一切，只除了正義。但是如果兩者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就要維持正義。在我們最近避免戰爭的努力中，我們却修改了這一原則，而把和平放在正義之上。這種行動實摧殘了我國推動世界進步的力量，不僅不能保護我們的和平，還要危害我們的和平。」（紐約時報）但外擴派資本家如想孤立派把「正義」放在和平上面，還須要相當的努力。

與這一種困難連結在一起的另一種國內困難，是美國目前軍力的不

足。太平洋有事時美國的大西洋艦隊固可調集太平洋，但日美如果開戰就等於世界大戰的開始，因此美國想要武力干涉日本的侵華，自不得不擴充海軍，而現在則離開去年羅斯福的擴軍計劃的完成還很遠，軍力不能有把握地應付世界大戰。羅斯福受『潘納號』被擊沉的刺激，『已命令海陸軍部從速推行擴軍計劃，不必顧及政府平衡預算的一點及國內其他政治需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華盛頓電）據說，美國的擴軍新計劃，將要採取二強海軍比率，即海軍力量能同時抵禦一亞洲海軍國及一歐洲海軍國之聯合侵略。就地理形勢的關係說，日美如果開戰，美國海軍須遠涉重洋，故甚不便。戰爭長期支持下去以後，美國憑其優越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自可困斃日本，但在開戰之初，美國是不免失敗的。這種地理關係

使美國不敢單獨而倉卒地有實際行動。自然，各國的擴軍含有競爭性，任何國家將永不會有軍備絕對充足的時候，但假如無十分迫切的需要時（如美國軍艦多艘橫受日本轟毀等），或者假如無國際局勢的有利變化時（如英國或蘇聯已決定對日本作戰等），則美國現下軍力之不足就成爲牠不用武力干涉日本的原因之一了。

但美國不用武力干涉日本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牠在國際關係上與英國的利益衝突。英國甚害怕美國勢力的擴張，故現在還不願與牠合作干涉日本。假使美國能單獨武力干涉，以壓制日本，這當然是英國所歡迎的。美國方面亦約略相同。牠因爲自己在遠東並不若英國有那樣重大的經濟利益，故牠認爲英國出來實力干涉日本是應該的，至於牠自己則專心希望英

日武力衝突以後好獲得漁人之利。無論在亞洲或在歐洲，牠都想用孤立或正義的面具乘機取巧，少流血而大有所獲。但是英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則是狡猾而曖昧的，牠絕對不想走到美國的前面去先消耗日本的軍火。英國對於這次日本侵華，曾屢次有強硬的表示，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的攻擊日本的芝加哥講演宣布後，英國的態度並不因而提高，且反因而比較降低了。而且在爲中日戰爭所召集的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上，英國則退處消沉地位。而一切出頭的事好像都想叫美國代表台維斯去擔任。英美兩帝國主義在中日戰爭問題上這種捉迷藏的把戲，半年以來都在繼續着。英國爲了自己實際利益之被轟毀，很願意干涉日本的侵略，但找不到好的干涉辦法，故而只好忍痛待時了。美國亦甚願意干涉，但自己在遠東

實際利益並不大，故總不願替英國來先擋頭陣——假如英國不再拆台；而牠只在虛言中表示強硬，以靜觀時局的變化。

這便是美國對於日本侵略還不實際干涉之國際的國內的原因。

美國會首先接受日本的挑戰嗎？在牠對於遠東的希望上看來，在牠在國際關係上的無所牽掛看來，就美國政府當局之不斷地發表激烈反日的談話看來，這比較英國有較大的可能。可是現在美國任何一派資本家，都還毫無要實行對日戰爭的象徵。『潘納號』軍艦之被炸沉，在上邊的兵士僑民之大量死傷，這是歐戰以後世界上未有的公開殘暴行爲。羅斯福爲此慘案，竟直接向日皇抗議，也是近二十年來列強中間的最嚴厲的行爲。但在日本屢次推諉道歉以後，美國當局又正式認爲此案已告暫時結束了。據說

美國政府之如此結束此案，是因為覺得美國社會已受該案的非常震動，如不結束則再下去一步就是戰爭，此則非當局之所願，故而含糊結束之（密勒氏評論報）。但無論如何，這事件是塊試金石，試驗出美國在目前不願武力干涉日本的侵華。美國對於遠東問題雖比較英國更有干涉的可能，但目前還非其時。蓋美國只想蹈隙乘巧，取得利益，如在歐戰時候那樣。最近國務卿赫爾致副總統加納的函中曾提到美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說：『關於遠東現狀，美國當以和平手段，贊助一切有助於維持及鼓勵和平的勢力，此實較美國在華的商業投資，甚至在華美僑目前的權益，尤為重要。同時，政府亦設法使美國不致牽涉他國之戰爭糾紛。』（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華盛頓電）。『和平手段』，『不牽涉他國之戰爭糾紛』，這是美國

目前對於日本侵略的態度。

那麼，是否美國的目前便毫無干涉辦法呢？英國已實際以軍火接濟中國，美國是否也已接濟了呢？在實際行動而不是在言語強硬上說來，美國在目前可以說是較之英國與蘇聯，對中國幫助最少的國家。軍火的接濟不會沒有，但較之賣給日本的軍火及軍火原料，怕少得很多吧？現在美國有不少人士，主張美國應當立即禁運軍需品給日本，信用借貸亦當停止。從這種主張中，反映出了美國是日本軍火或軍火原料的大量供給地。

由上述各種傾向與困難看來，美國今後短時期內對於中日戰爭問題，將要暫取下列的態度：（一）與英國繼續捉迷藏，避免實際上出頭對抗日本（所謂『不牽入他國之戰爭糾紛』），而希望英國先出頭抵擋頭陣。

(二)以物質便利如軍火等，或精神便利如宣言斥責侵略者等，來幫助中國，使中國能繼續抵抗日本，耗費日本的實力，以便乘機取巧。(三)加緊擴軍，以準備國際大戰。

總之，美國是必然要干涉日本侵略中國的，但現時只能是消極地干涉，至於何時轉為積極的武力干涉，則有待於英國的低頭就範與請求合作，及其他國際局勢之變化。

五 蘇聯會援助中國嗎

假如日本侵華對於美國的直接影響是其擴展前途受障礙，對於英國是其遠東利益被摧毀，那麼這侵略對於蘇聯的直接影響就更惡劣，因為日本

可以於侵佔華北以後，進一步攻擊西伯利亞，破壞蘇聯國家的安甯。這種關係，蘇聯當局是很知道的，所以他們不斷增加遠東的軍備，並屢次發表警告日本的炸彈宣言。但是中日兩國的血戰已經延長了半年了，而蘇聯對於中國抗日的援助並不比英美帝國主義更爲積極。原因何在呢？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蘇聯的國際關係

中國的這次抗日戰爭是民族解放的正義戰爭。英美帝國主義的幫助僅是着眼於牠們的利益，而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則應當超乎一國利益之上，站在有利於人類解放的基石上而給中國以勇敢赤裸的幫助。所以抗戰發生後，中國的先進青年都熱烈企望蘇聯的實際幫助。但事實告訴我們，蘇聯

當局已不能本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來對待中國了。正如密勒氏評論報所批評的：「繼續留心從莫斯科來的報道的人，當能記得，稱爲完全是他自己所創造而可與列寧托洛斯基並駕齊驅的斯太林的政策，是『一國社會主義』即『俄羅斯社會主義』，就是放棄任何在目前企圖赤化世界的積極政策。這使統治的黨，或者正確地說，使黨的領袖，將最大的注意用於以強制集體化和工業化爲其特質的內部改造。世界革命的教義被放棄了，至少也是被延至將來。」（一九三七年十月二日號該報。用文摘譯文。）蘇聯當局既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教義』，便只有落到帝國主義的泥沼中，與牠們鈎心鬥角，玩弄外交手段圖取一國之利，而不敢堅決勇敢地赤裸裸地實際地援助中國抗日。因此，我們在研究蘇聯對中日戰爭態度時，已不必

用社會主義的國際標尺來量蘇聯當局的政策，只能用估量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標尺來估量牠了。

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其經濟制度的本質說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已處在德日的東西威脅中。希特勒長期地在努力擴充軍備，伺機東西以進攻蘇聯。德意的結合之當前目標還是英法，並且不得到英國的同意。希特勒也是不敢攻擊蘇聯的，所以在這一點看來，蘇聯目前在西方的危機還不十分迫切。但國際局勢是變幻百出的，英德已有了接近的談話，下一步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不是不可能的。並且英國對於德意在地中海的騷擾，早已感到頭痛，假如德國以不干涉地中海問題為條件而要求英國允許牠侵略蘇聯，則蘇聯的西境就有很大的危險。這是蘇聯當局所時常顧慮

的。蘇聯在這一方面的外交政策，是加入國聯，拉攏法國，企圖聯合英法以牽制德意。然而這一外交手腕的無效已顯著了；最近法國人民陣線內閣的倒塌及完全資產階級黨派組成的旭丹內閣的告成（一月十九日），就表示了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政策是毫無力量的。這局勢更使蘇聯當局留心保護西境，而不敢在東方援助中國民族的解放戰爭。

因了西方的掣肘，蘇聯在遠東的政策也是保境退讓的。牠在遠東設有強大的軍備，陸軍約達三十萬，飛機有七八百架，以海參威為根據地的海軍也很強大，一切設備都很齊全，牠是時刻準備着應付日本的攻擊的。但在對日問題上牠仍是不斷退讓，設法避免衝突。中東鐵路出賣了，一九三七年夏天的阿穆爾蘇聯兵艦被日本擊沉事件也和平解決了，在日蘇漁業問

題上蘇聯當局也在許久猶豫之後讓了步。這些事實表示蘇聯在東方的強大軍備是專為保境的。蘆溝橋事變以來的中日戰事，已牽制了日本的約半數兵力，未始不可看作蘇聯夾擊日本的好時機。但蘇聯仍然不敢動，因為牠知道西方的危機是不可忽視的，而東方的情形還未到必須行動的地步。

德日的東西伺機，再加上蘇聯當局無任何向外要求的需要，於是蘇聯在遠東的現狀下便只好保守了。

但蘇聯與英國的關係也是牠現在採取保守政策的原因之一。英國是歐美國家中在遠東利益最大的國家，因而在蘇聯在美國的眼中，牠是最應該首先出頭對付日本的。蘇聯的「一國社會主義」政策已使牠在對外政策上產生了依賴英法性；假如英國能在遠東出頭抗日，則蘇聯當然是要與英國

一致行動的。但現在英國還毫無這種表示，這樣蘇聯便只好也無所行動。其所以然者，因為蘇聯知道如果日蘇戰爭一開始，便非短時期所能完結，在蒙古東三省與西伯利亞的平原上，在百令海峽以南的海面上，都要作長期的戰鬥，才能決定勝負。並且蘇聯現在雖然是在「一國社會主義」政策的領導下的，但究竟還是英國所不高興的國家；在上海的英國全部財產幾乎全被毀掉時，英國還是不干涉日本，那麼，在蘇聯與日本開戰以後，英國更會漸作觀戰的漁人而不來參加了。這個可能的前途是蘇聯所很顧慮的。

蘇聯在東西兩方同受德日的威脅，在遠東問題上依賴英國，這種國際關係使牠不敢直接干涉日本的侵華。

蘇聯的內部危機

就種種方面看來，蘇聯的內部不安却是牠不能干涉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幾年來的不斷「清黨」或「肅軍」運動的結果，斯大林所厭惡的老輩革命家及中年青年的有獨立精神的人們，大都被殺或流放了。這趨勢發展到齊諾維也夫等及杜嘉契夫斯基將軍等的被殺而達到了絕頂。最近，中國人所熟知的。十年前駐華大使加拉罕也被殺了。加拉罕是個能幹的人才，蘇聯的影響之廣布於中國及日本，可說是由他奠定了基礎，然而也不免於斯太林的鎗斃！這樣地殘殺有功而無辜者的影響是什麼呢？許多將軍的被殺，在軍隊中間要發生動搖心理，許多政治名人的被殺，在一般民衆中間要產生不滿與恐怖。蘇聯的新聞統制極度嚴密，其國內人民對這種殘

殺的詳細反響如何不得而知，但傳到國外的許多消息中，常有某處某處有幾百幾千人不安或騷動之事。這消息是向我們透露了蘇聯人民反抗的境况。哈瓦斯社會根據蘇聯二十省份的報紙作統計，說從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到十月十日，蘇聯有四百零三人被處決。這樣的殺戮，除叫人民不安外，並叫所有有頭腦的人都覺得朝不保夕，於是除過例行公事外，一切創造發明的特殊努力的事業都必然要停止了。這種情形，使蘇聯當局不敢放手干涉國外問題。

日本主張侵華最積極的末次信正大將最近曾縱論國際形勢，說到蘇聯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時，他說：「在歐洲最成問題的原是蘇聯。可是牠從杜嘉契夫斯基將軍事件以後，赤軍內部有事，最近還有國內的種種問題，蘇

聯自身起事，究不容易。再從東方「滿」蘇國境方面的情形來看，在中國事變以前（按指戰爭開始以前——譯者），似乎也曾有不穩的情形，及把中心移到中國內部以後，這方面的不安倒減少了。至於國防問題，「滿洲國」方面既有充分準備，在原則上軍備相均衡的場合，一方是不易挑戰的。所以蘇聯方面在目前也可無慮。蘇聯雖會援助國民政府，對華輸送軍火等等，但挺身而出的事萬不會有吧？」（中央公論一九三八年一月號，用集納譯文）。「萬不會有吧？」，日本帝國主義者就是有了這點把握，才敢悍然侵略中國的。可惜的是他們的這點眼光並不錯！末次是日本的現任內相，則他所說的把事變中心移到中國內部以後，蘇偽邊境的不安反減少了云云，當是事實。這種「減少」如果是出之蘇聯當局的意思的話，便

表示出一種意義——最近一般人所幻想的外蒙古出兵援助中國抗戰事，蘇聯當局的真實態度有多麼遠！

實踐『世界革命的教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把怎樣完成中國民族解放作第一考慮之點，這樣牠不成問題地要用最善的方法來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現在的蘇聯當局則把怎樣保衛自己的國家，怎樣不在英日帝國主義面前吃虧作爲第一考慮之點，而怎樣完成中國民族解放則退居到不重地位。因此國際的威脅與國內的不安，都成了對中日問題的態度之決定因子，而慎重將事，怕捲入別國糾紛的概念，便控制了一切。於是中國的抗日戰爭便無從得到蘇聯的積極而實際的幫助了。

這便是蘇聯對於中日戰爭的現在態度及其原因。

蘇聯的新遠東政策

但是中日戰爭的結果是要密切關連到蘇聯國家的前途的，是要影響到蘇聯的安危的。所以無論如何蘇聯當局對於遠東現狀決不會採取旁觀的態度，而且事實上也並未採取絕對旁觀的態度。牠除過自己積極地在遠東備戰以外，還於不妨害其國家安甯的範圍內在幫助中國。這些並非出於社會主義國際精神的推動，而是客觀的利害形勢使牠不得不如此。

因為自東三省熱河及內蒙一部分被日軍佔據以後，蘇聯遠東國土有被日本囊括的危險。中東鐵路既讓給日本管理，日本在北滿的縱橫鐵路線的積極建築又都是以便利進攻蘇聯爲目的的，這更增加了遠東的蘇聯領土的危險。日本在北滿的軍事佈置如何雖不得詳知，但必然有相當堅強的準備

是世所共認的。只就日本本州北部各地軍事防備的嚴密積極，已可以料想北滿準備的大概了。許多歐美人士的日本通信都說到日本對蘇聯是十分警戒着的。「在日本你可以明顯看到，事實上對於中國的軍事準備還不如對於蘇聯準備之顯然。雖然報紙上充滿着對華軍事行動的消息，但對於蘇聯的那樣厲害的注意，足以叫觀察者都感得驚異。消息靈通的日本人，包括某些國會議員在內，說他們現在正在北滿進行組織六十萬軍隊的計劃。僑居朝鮮的外國人報告說，有數量很大的軍隊從那裏經過。在日本政府官吏之間，常常聽到說：「我們現在調往北滿的軍隊比調往中國去的多。」在西部全部海岸的設有警備的各城市中，尤其是在本州的北部與北海道，到處都是軍隊集中的兵營。集中人數的衆多，使兵士們不得不住到人民家

裏，以致惹起了當地人民的重大不滿。」（滿哲斯特保衛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號日本通信）日本當局對於蘇聯的這樣警戒，當然是蘇聯當局所深深明白的。

並且日本此次的侵略中國，雖然在華中華南也肆意蹂躪，但牠的中心目的則在於完滿地統治住華北，而統治華北的目的之一，則為準備進攻蘇聯。牠在攻陷了張家口以後，就兼程西進又攻陷綏遠，並南入山西，其目的固然在於要完成對於華北的佔領，但另一方面也在於要截斷中蘇的交通，以完成對於外蒙的包圍，而外蒙則是西伯利亞的屏障；同時在侵佔了內蒙全部以後，日本已更多獲得了側擊西伯利亞的根據點，更容易截斷遠東蘇聯與歐洲蘇聯的連絡。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種企圖已不止一日。蘇聯

當局是當然明瞭的。

針對着日本的這種進逼，近幾年來蘇聯在遠東亦已準備下了強固的軍事力量。加倫所指揮的遠東獨立組織的紅軍，包含了海陸空軍，並有最新式的機械化部隊，力量是很雄厚的。再則，自中東路賣給日本以後，爲了保護海參威等地，蘇聯又修築了一條新鐵路，從貝加爾湖以西的泰什特起直達黑龍江上新開的康蘇摩爾斯克港，這鐵路是日本的軍力所不能達到的。此外，外蒙的紅軍也有十萬以上的數目。及新式配備，並受過蘇聯軍官的訓練，當然也是一枝強大的力量。這些準備不用說都是爲了應付日本的。

但是蘇聯在遠東對於日本雖有這樣的設備，但牠完全是爲了保守國

士。蘇聯當局曾屢次宣布要保衛遠東領土不受侵犯，並曾宣布過如果外蒙被侵，牠將不得已而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如果遠東國際關係沒有有利的變化，如果日本不侵入蘇聯遠東領土及外蒙，則蘇聯大概是不會對於日本用兵的。這原因不僅是在於歐洲的牽扯，及蘇聯當局的一國保守主義，還在於蘇聯在遠東對日本作戰有地理困難。據外國軍事家觀察，蘇聯在遠東作戰的最大困難是交通和運輸問題。遠東紅軍在保衛方面是很可畏的軍力，但如果出境作戰則必須有歐洲部分的大量援助才能持久，而西伯利亞的長途運輸是困難的。但是雖然有這種困難，蘇聯在遠東是不會旁觀日本的勢力擴展的。現在中日的血戰已經開始了半年多了，這正是蘇聯緩舒牠在遠東國際局勢的緊張之機會。因此，針對着遠東的現狀，牠必已決定了牠的

新政策，這政策當有如下的內容：

(一) 牢守自保的原則，儘可能地不牽入對外戰爭的漩渦，以待局勢的變化。

(二) 把中日戰爭儘可能地延長下去，以消耗日本的實力；並在不陷入戰爭漩渦的範圍之內以人力與軍火援助中國。

(三) 如果英美法聯合而對於中日戰爭有所行動時，蘇聯當然參加，但絕不單獨有所行動，也不願成爲國際干涉的單一首要的領袖。

此章的論斷當非許多人所能首肯。但最近的歷史事實則足以證明：這種觀察與結論不僅是極可能的，而且幾乎可說是無疑的。這歷史事實便是蘇聯當局對於西班牙內戰的態度。西班牙內戰到現在雖已有了質的變化，

但在起初及前九十個月內，則其本質是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法西斯的戰爭。蘇聯是工人國家，對於這個戰爭無疑地應該竭力支持工人農民的抗戰，但事實上則牠並未盡到牠的義務。在起初，牠對於西班牙政府軍無有明顯的多大的幫助，後來則也僅是軍火與人材的幫助而已。而牠在這問題上的外交政策，則是追隨在法英之後，想造成英法德意蘇的對西「不干涉」，而事實上則德意正在毫無顧忌地支持着佛郎科。蘇聯這種對西政策的重要目的是想避免由西戰而引起世界大戰，致蘇聯國家受到連累。從這種情形，我們可以推想蘇聯當局對於目前中國抗日的政策了。固然，中蘇日三國的地理關係與蘇聯西班牙的地理關係不同，即是說中日戰爭更能影響到蘇聯國家的安寧，但就因為影響更大，所以蘇聯當局要更審重地避免

被牽入國際戰爭的漩渦。下邊的幾行莫斯科通信，更可以表明這個結論不是空談：

「蘇聯報紙，不論在莫斯科或各省，對於日本飛機轟炸事件的記載，雖則常加上「屠殺中國人民」或是「日本飛行家的野蠻方法」等等標題，但是記載開會抗議或是投函指斥的事，却是絕無而僅有。這是頗足令人驚異的一點。

「這種輿論缺乏表現的原因，大概是因為蘇聯當局感到一般反日的情緒已夠強硬，更無須要什麼示威和刺激了，並且他們以為如果有這種行動，就將不免在外國甚或在日本產生一種印象，以為蘇聯政府有意趁着日本對華作戰的機會，而採取進攻日本的行動。

「其實此間對於這種行動，是一點意思也沒有的。據記者所知，除非日本進攻蘇聯和外蒙古的領土，蘇聯當局將決不作此想。」（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紐約時報）

總之，至少在英美不動而日本實力未快要用盡的時候，蘇聯當局除用過軍火，人材或宣言援助中國以外，是不會明顯而勇敢地來干涉日本的侵略的。

六 一切要靠我們自己

從以上各章對於英美蘇聯的態度分析與估計，我們可以明瞭，至少在最近將來，三國之中是無有一國會用實力干涉日本的侵略的。蘇聯仰望

着英國先干涉，在英國無有行動以前，牠決不願意着先鞭。美國是與英國互相推諉的，總統與國務卿等的屢次言辭雖頗帶有激昂慷慨的意味，但一切擔子都想推給英國。固然，世界戰爭是任何國家都想避免的，而今日對日干涉，只有武力才能收效，因此，我們自然不能以武力干涉過責英美帝國主義者及蘇聯，但羅斯福如果真要干涉日本的話，並不需要他對日宣戰，只單獨對日本施行中立法，禁運軍火赴日，而對中國則特別允許輸送軍火並貸與款項，同時並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這樣支持相當長久的時期，就可以叫日本疲敝了。但羅斯福也是不願這樣作的，他只有工夫宣言保障『正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英美兩國當局曾為歐洲與遠東問題相互會商；會商結束後，英國方面負責者宣布云：『關於遠東時局，英法兩

國所推行之政策，仍以各關係國能否出以共同行動一層爲轉移。但是此種行動頗爲渺茫，因爲美國除過保障共同利益而外，未必願與其他各國相互合作。』（倫敦哈瓦斯電）這樣看來，美國似已拒絕了英美法在遠東合作的提議，更不要說先來干涉日本了。於是問題便歸結爲：英美蘇聯三國中，如果英國不領頭有所行動，則蘇聯便不會行動，而美國也不會行動。但英國則牽於歐洲局勢，即使願意先動，事實上也不能動。

於是，對於我們的問題：誰先接受日本的挑戰呢？則可答覆道：可能最大的要算英國，但何時才來接受，則現在連絲毫預兆都還沒有。假如日本的飛機大砲真地攻擊到了香港，或者侵略到了菲律賓或外蒙與海參威，次之，或者日本的武力行動侵略到了各國在遠東的最中心的利益，則這時

英美蘇聯都會被迫而首先有所行動，或有共同行動。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則在現在還是不敢侵略到上述各地之一的，牠還慎重地要避免與各國發生真正的衝突。末次曾經發表過幾次的『不惜與英國一戰』的大言，並且日本在攻陷南京以後如果真地要想即速打到『中國屈膝』，則裁斷香港的中國輸入軍火的要道是必要的。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經過許多次的開議與大本營聯席會議討論之後，經過極鄭重的御前會議決定之後，一月十六日所發表的正式對華方針的聲明書，只說明了『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而不敢正式對華宣戰，也不敢封鎖香港。這表示了日本仍不願觸怒英美蘇聯。但同時也表示了三國之中都還不至於就武力干涉日本。

於是，一切抵抗日本侵略的工作，都完全落在我們中國民衆的肩上

了，我們必須單獨地長期地爲我們民衆於生存而奮鬥。就國際形勢及各國在遠東的利益看來，英美蘇聯干涉日本的前途是必然要來的，但牠們都因爲本身的利益問題與相互的衝突而不能卽刻干涉，却互相觀望，於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有機會屠殺我們民族。歷史的血債既須我們償付，我們便只有從勇敢的抗戰中來開闢民族的生路。在『八一三』戰爭爆發以後，我們之間有許多人渴望着英美蘇聯的干涉，並且幾乎是依賴性地渴望着的，但是半年多了，而這干涉還是渺無影蹤。到現在，我們應當深刻地覺悟了！英美是壓榨殖民地人民的帝國主義者，而中國則是半殖民地的受壓榨的國家；英美假如幫助我們抗日，這是因爲牠們需要藉此以繼續並擴大其壓榨，因而這幫助是絕對不必期望，並且是靠不住的。我們當然要設法尋求

這種幫助，但我們要認清帝國主義國家幫助我們的意義，因而決不要依靠在這種幫助上。我們不可以利用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嗎？當然可以。但我們要知道我們是弱國，歷史上極少強國被弱國利用的先例。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有幫助，則這幫助是真誠的，可靠的，但因為蘇聯當局實行『一國社會主義』政策，於是這種幫助也成爲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外國的幫助是靠不住的，一切要靠我們自己奮鬥。

我們不愁無幫助

但是只要我們能繼續地抗戰下去，我們是不愁得不到國際幫助的。我們的戰爭是民族求生存的戰爭，是真正的正義的戰爭。世界的公道都在我們這一方面，都會來幫助我們抗日，而且半年以來我們事實上已獲得了各

國公正人士及一般民衆的幫助了。西班牙的內戰中，政府軍方面有不少的各國義勇戰士之參加，這種情形將來也要發生於我國，而且事實上已經發生了。況且英美蘇聯雖然還未實行直接干涉，但如以上各章所論述，牠們都是用軍火接濟中國的，都是肯貸款給中國作交戰費的，這是牠們現時的對我們的幫助，亦即對於日本侵略的干涉。牠們都願意中國長期抗戰下去，好叫日本逐漸疲敝，然後牠們可以乘機來解決遠東的日本問題。由此看來，不但我們在抗戰中不愁無有幫助，而且只要抗戰繼續下去，則國際局勢要更有利於我們，各國的對日干涉會逐漸來到。但最要緊的還是我們昂起頭來，憑自己力量去抵抗日本的侵略，只有這樣，世界的幫助才能對於我們更有利益。

英美蘇聯對於日本侵略之干涉，是必然的，但現在除過軍火的接濟等以外，武力的實際干涉則不可期，並且或許是終不會來的。可是如果我們繼續持久地抗戰下去，則英美法蘇等的對日經濟封鎖便很快會實現。據統計，日本各種原料與生產品之輸出與輸入，中國以外，被英美法荷數國佔去大部分。美國與英國合而供給日本需要貨物的百分之六三，並吸入其輸出貨物的百分之四八；如加上法國與荷蘭，則此四個國家共借給日本需要品的百分之六八，並吸收其輸出品之百分之五七。至於日本的友邦的德意則僅供給日本百分之五，吸收其輸出品之百分之一·四而已。並且日本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原料，又完全或大部分是由幾個國家供給的，最重要的是英國、荷蘭帝國與美國。荷屬東印度與美國供給日本所需石油的最大部分，其餘

的全部則幾乎全由英帝國與蘇聯供給。生橡皮幾乎全部是由荷屬東印度，英帝國與法屬安南輸入的。生鐵的大半由美國與英帝國輸入，幾乎全部的碎鐵都由美國輸入。加拿大與美國，在一九三六年供給了日本所用鋁的百分之八〇·五；英美合併供給其所需銅的百分之九六·八；英帝國單獨供給其所用錫的百分之七二。至於棉花的輸入，則美國供給百分之三九，英帝國供給百分之四七；羊毛的輸入，英國單獨供給其百分之九一。英美兩國又供給日本輸入機器的一半，美國一國供給日本汽車及其零件的輸入的百分之九四。（根據美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 *Foreign Policy Report* 刊物統計）日本是資本主義基礎極其脆弱的國家，而英美蘇法荷又都是受到日本武力侵略中國的威脅的國家，這幾個國家如能實行聯合對日經濟封鎖，

則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可以於幾個月完全消失。而我們的繼續抗戰，則可以加速這種封鎖的實現。

勝利終是我們的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對華方針聲明書，表示了牠對於國際關係的審慎。所以然者，因為日本很害怕惹起別國的實力干涉，牠只想暫時在「尊重別國在華權利」的殼子下，把牠這一次侵略所得到的果實設法消化下去。但帝國主義間的武力衝突終是不可避免的，遠東的列強衝突雖可以因日本軍閥的「自制」而暫時緩和，但日本軍閥的自制是極有限度的。在我們的長期抵抗中，他們必然感到無法打到「中國屈膝」的地步，並且他們很知道「其原因是由於香港的軍火輸入」。於是他們爲了解除他們的苦

惱，或者爲了解決當時已發生於國內外的進退不得的困難，他們用什麼辦法呢？最當然的辦法是以武力對付香港或禁止外輪之駛行中國海岸。這樣，屢次宣言必然要保護香港領土的英國，當然不能再容忍退讓，於是英日武力衝突便有發生之可能。固然，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這是很冒險的一着，但日本軍閥現在對於英國是在極度忍耐之中的，而這種忍耐很有限度；並且志高氣揚的日本軍閥已經在中國冒了多次的險而都有所成就，現在除過武力之外，還有什麼東西能制止他們的冒險傾向呢？由中日戰爭所引起的英美軍備的積極擴充，就預示着將來世界戰爭無法避免；現在我們即把這個似甚遼遠的因子拋開不計，只單就日本軍閥侵華的必然苦惱前途與他們的冒險性一點說，英日的直接武力衝突大概不遠就會來到的嗎？即

便有歐洲的複雜關係之牽扯，但就英美蘇聯三國的個別情形說，英日之衝突還是最有發生可能的。這種客觀形勢之變動，就要使中國的抗戰情形發生有利的變化。

但是這種形勢之是否會發生，或發生以後是否與中國有利，要以我們能否長期地堅決地抗戰下去為轉移。日本之侵略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形地前進的。在侵佔了我國的一部分領土以後，牠要設法休息一下以便下次再來，因為牠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並且也不願把牠的全力都消耗在對華侵略中。因此，在華北已失，上海已毀，南京已陷，我國戰士與人民死亡了幾十萬或近百萬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要來對於我們『講和』了。而中國內部的一些動搖妥協份子也會很歡迎這種和議。所以直到現在，中日講和

的空氣還不斷地傳播着。但我們試一設想，這是如何可怕的現象呵！我們正應當乘着日本半年以上的兵力之消耗，堅持抗戰下去，直到日本軍閥的「屈膝」，以永遠解除日本的壓迫；如果中途妥協，不但亡國條件要長期壓迫在我們身上，而且事實上這就等於幫助日本下一次來消滅我們民族。因此，我們無論如何，要堅持抗戰下去，反對中途妥協，以待國際形勢之變化，或日本軍閥的虛脫而死。

只要我們能堅持地抗戰下去，則最後的勝利終是我們的。這不但是一般世界觀察者的公論，而且連法西斯的德國政府，即日本的友邦當局，都是這樣觀察的。柏林的 *Deutsche Welt* 報，是德國參謀總部的機關報，在一九三七年終，評論中日戰爭的前途道：

「日本在華所進行的「懲罰用兵」已經很快地發展成了真的戰爭。在許多地方，日本已得到決定的勝利了。但這衝突却毫無迅速完結的象徵。實在的，現在還談不到什麼時候這戰爭會結束，可以確定說的是戰爭方未開始。這種戰爭越是延長，便越是要把全世界都牽入漩渦。因此，現在的問題只在於要知道那方面會得到最後的勝利。許多可信的談話都預言，日本要勝利，但如果慎重考察一切事件，則這種意見是不能證實的……

『日本政府不斷地宣布，牠不願對中國作戰……但這些宣言對於中國人民毫無效果，他們相信時間是幫助他們的，戰爭越是延長，則優勢便越要離開日本方面。要把全中國都變成戰場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衝突所能達到的一切區域中，將更提高中國人的國家知識。並且中國人比較日本人有

較大的抵抗力，日本人不能在嚴寒與酷熱中生活，而中國人則能在冰天荒地裏自由活動，並能在紅海樣的酷熱中像火夫一樣地工作。

「我們不能不把日本的對華戰爭與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在俄國的用兵相提並論。雖然日本人能深入中國，雖然他們能不斷獲得勝利，雖然他們能吞併不少地域，但以中國之士，總有廣大富庶的地方爲他們所不能征服，並且衆多的人口都充滿着對日的不解仇恨……」（轉譯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號倫敦世界評論月刊）

一切都能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是無法征服我們的，只要我們繼續抗戰下去而不中途妥協，則勝利終是我們的。

戰時小叢書

戰時大鼓詞
 戰時教育問題
 戰聲（詩集）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偉大的魯迅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國共統一戰線及其前途
 戰地巡歷
 抗戰期間的文學
 怎樣寫抗戰文藝
 民族統一戰線論
 抗戰時期的新聞宣傳
 民衆怎樣參加游擊戰
 希特勒之謎

趙景深 楊東蓀 郭沫若 陳清晨 蕭參 楊晉豪 汪馥泉 田漢 阿英 楊晉豪 平心 任白濤 丁三

一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一 一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一角六分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總經理

廣州 多寶路 多寶街 一號九

戰時出版社刊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初版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實售二角

著者 陳清晨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經售處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